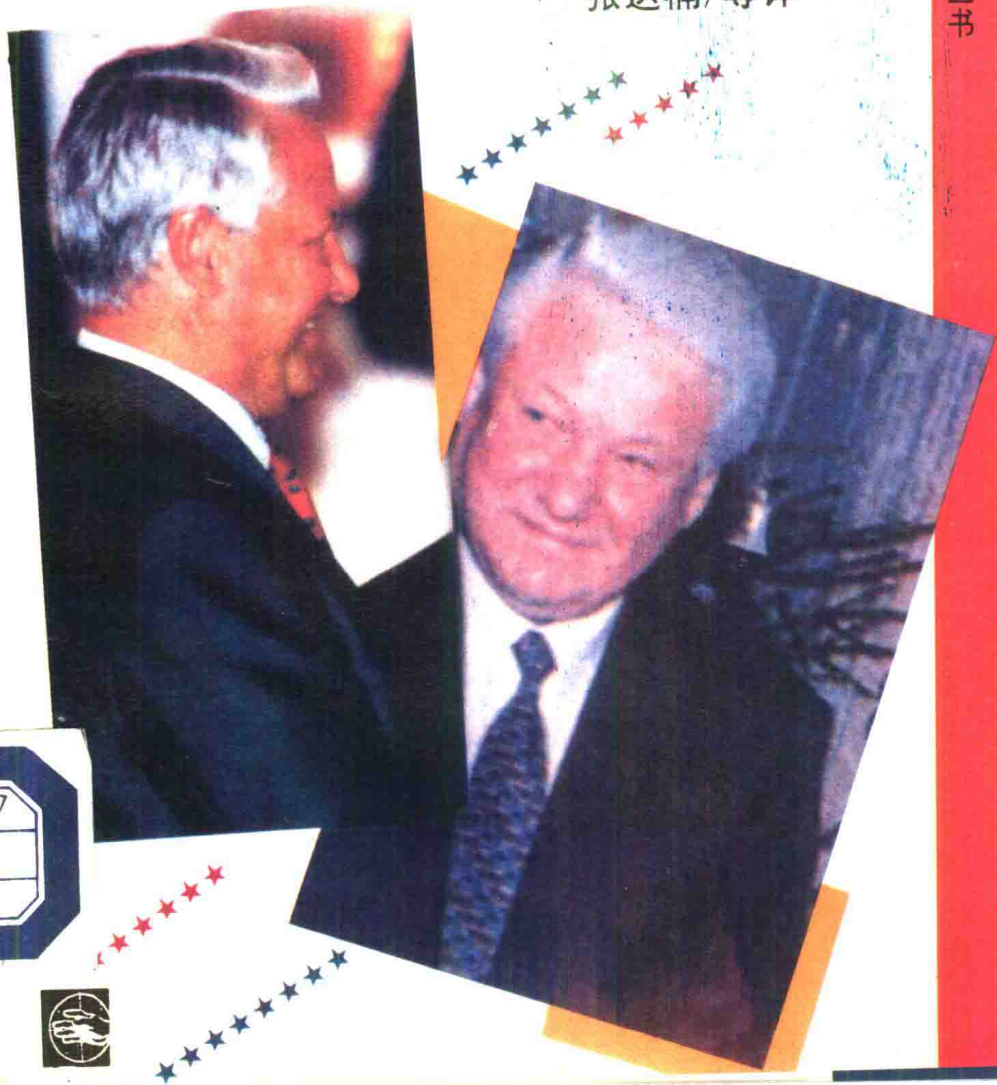


☆时代·事件·人物丛书

☆时代·事件·人物丛书

叶利钦传

张达楠/等译



《时代·事件·人物》丛书

叶 利 钦 传

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 著
叶 莲 娜·克列皮科娃

张达楠 李景阳 李方仲 乔木森 周恒云
李 禄 孙霖江 李芳华 孙辰文 杨艳丽 译
张达楠 校

吉 林 人 民 出 版 社

(吉)新登字 01 号

叶利钦传

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尔^著
叶莲娜·克列皮科娃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桦甸市印刷厂 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3.25 印张 290 000 字

1994 年 9 月第 1 版 199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230 册

ISBN7—206—02105—0

D. 622 定价 11.50 元

《时代·人物·事件》丛书序

中国和世界，这是永恒的主题。

中国需要了解世界，世界需要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了解世界。

今天的世界，是处于世纪之交的世界。

从现在直到下个世纪，这将是一个多事之秋的时代。

而在当今世界这个大舞台上，各色人物风云际会，纷纷登场：克林顿、希拉里、叶利钦、哈斯布拉托夫、金泳三、细川护熙、萨达姆、卡扎菲……

时代、人物、事件，这是构成外部大环境的主要因素。研究和考察当今和未来的国际大环境，把握世纪之交的世界脉搏和走势，以集中精力把我们自己国内的事情办好，无论如何不能避开上述诸因素的。这就是我们编写和出版《时代·人物·事件》丛书的主旨所在，也请对此感兴趣的作者、读者和我们联系，不吝赐稿。

历史的发展和演进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由1789年法国大革命所开启的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战争、动乱、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帝国主义的出现世界进入了战争与革命时代；20世纪末持续几十年的“冷战”结束了，但是，走向新世纪的世界仍然是一个动荡多变的世界。

二次大战以来，世界发生了最深刻的变化。国际形势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当今世界最大的变化是，“冷战”结束，世界由战争与革

命时代转向和平与发展时代。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特征因为“冷战”的结束而愈益突出。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这不复是一种理论推演与预见，而是一种现实的可能性。

世界两极对抗战略格局的终结，经济问题凸显出来，经济已经成为当今各国国家战略和国际关系的焦点。国际间的交往和斗争主要在经济领域进行。经济实力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力量和作用大小的首要因素，而不再只看军事力量，这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

世界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相互渗透，世界经济与科技、贸易一体化趋势进一步发展。

正在向纵深发展的全球性科技革命，已经并将继续促使世界经济贸易发生根本性变化。

“科技战”，这是一场特殊的战争，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进入 90 年代以来，世界多极化趋势明显加快。自 60 年代起即出现多极化势头，发展到 80 年代后期，在经济上西方已形成美、欧、日“三足鼎立”之势，政治上则形成多种力量，军事上仍然是美、苏两极。1991 年，随着苏联的解体，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遭致削弱，原来受制于两霸的其他各极和力量得以迅速发展起来。两德的统一为一个强大的德国重新出现在欧洲创造了条件。西欧国家尽管各有“难唱曲”，但仍继续谋求一体化进程，已经成为经济、政治上的一极。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后，正在极力谋求成为政治大国。其他一些“极点”和中心正在潜生暗长。

与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世界多极化相并行的一个明显趋势是，区域性经济合作进入更广泛、更紧密和更高层次的阶段。据统计，到目前为止全世界成立的各种形式区域性经济集团

或组织约有23个之多，119个国家参加，这对于发挥规模经济效益，增强经济发展活力起了巨大作用。

鉴于整个国际形势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大国普遍把注意力转向国内，转向经济问题。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竞选期间和上任伊始即打出实行“变革”旗号，倡呼要“振兴经济”，就是一个明证。日本和德国在成为经济大国之后，现在正孜孜谋求政治大国地位，但都因为各自国内严重经济、政治、社会问题而感到力不从心，因此，不得不仍把注重点放在国内。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继续陷入经济衰退、政治纷争、民族冲突的“危机综合症”中而不能自拔。解决好国内问题，防止重蹈前苏联解体的覆辙，对俄罗斯来说是个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在今后多少年内它没有力量参与世界大国间的角逐和竞争。一系列发展中国家也纷纷转为内向，把发展民族经济放在首位。

可以说，“冷战”后的世界是一个本世纪以来和平与发展第一次成为主题的时代，是一个大有希望的世界。

但是，“冷战”结束后，世界并不安宁，天下并不太平，人们所企盼的和平没有自动降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阴魂不散。旧的矛盾依然存在，新的矛盾不断产生。

这是一个各种矛盾交织，动荡多变的世界。

西方大国在把注意的焦点转向国内的同时，在对外关系上作了一系列调整，相互之间矛盾全面上升。在东西方“冷战”时期，西方大国为对抗苏联而结成了“神圣同盟”。随着“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其内聚力下降。东西矛盾根本缓和后，以美、欧、日三极为主体的西方国家之间矛盾突出起来。美国企图继续充当“世界领袖”，而欧洲和日本则极力维护本国利益并分享世界事务领导权。美、欧、日在经济、政治、外

交、安全防务和诸多国际事务上频频发生摩擦、龃龉、矛盾乃至冲突，彼此协调更加困难。在经济、贸易领域尤其如此，以致有人认为先前的东西方军事冷战为现今的经济冷战所取代，是不无道理的。

当前，随着世界两极格局的终结和向多极化的发展，以经济为中心内容的南北关系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愈益突出起来。80年代以来，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最不发达国家数目进一步增多，已由70年代的30多个增至目前的40多个。冷战结束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从总体上看其经济呈现恢复增长趋势，但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困难，如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继续恶化，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外债包袱沉重，等等，加上内部原因，致使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缓慢，大都与人口增长率相差无几。除了经济领域外，在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诸如环境保护、移民、毒品、国际恐怖活动、武器转让等问题上，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往往具有不同的利害关系，因而使得南北矛盾具有全面的、长期的性质。

从历史上看，一个大帝国解体后所诱发的大范围震荡每要持续相当长时间。这是一个规律。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所导致的大面积、长期化的经济危机、社会动荡和民族冲突，给整个欧洲乃至全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深远的影响。如今，从巴尔干半岛到高加索山脉，直至中亚地区形成了一条危险的“地震带”。这一广大地区的人民或者是再度陷入战火纷飞、兵荒马乱之中，或者受着严重经济衰退、政治动荡的煎熬，或者为历史积怨、宗教纷争所苦。有报道说，除高加索地区的十四个冲突点和前苏联亚洲部分的地区热点外，欧洲现在出现的地区热点有数十个之多。目前全世界大约存在

三、五十场局部战争或武装冲突，每天死亡有数千人。民族主义浪潮席卷着全世界，有人预言，21世纪将是种族冲突的世界……。

在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分化、大改组、大变动的背景上，“东稳西乱”分外引人注目，这是目前国际形势的一个突出特点。所谓“东稳”是指稳在亚太地区；所谓“西乱”是指乱在欧洲及欧亚边缘地带。亚太地区是当今世界充满勃勃生机、最富于活力的地区。从人口、版图和政治等方面来看，中国是亚洲大国，也是世界大国，十一亿人民正按照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进一步实行改革开放，取得了令世人叹为观止的巨大成就。正象国外舆论所说，中国的崛起对世界来说是件好事情。“中国威胁论”是根本不能成立的。我们一定充分利用历史赐给我们的相对稳定与和平的国际环境、地区环境，集中精力，埋头苦干，团结奋斗，坚决把经济建设搞好，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进一步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争取对人类做出更大贡献。

为此，我们应当时时注意和研究中国与世界这个大题目。

编 者

1993年5月

前 言

这本书是作者自 1990 年春至 1991 年秋三次旅俄的成果。我们感谢所有同人——谋面的以及未曾谋面的，电话联系的以及书信联系的；在征得同意的情况下，我们将他们的姓名在行文中和注释中予以标明。在我们的最后一次旅行中，俄罗斯电视台在新闻节日中播发了该书消息以及同其中一位作者的访谈录。自此以后，我们接连不断地得到补充信息，然而这些信息又因我们离开莫斯科回纽约而中断。在纽约，曾同鲍里斯·叶利钦见过面的苏联侨民回答我们在美国出版的俄文报纸上刊登的征询的信件已在等着我们。遗憾的是，由于莫斯科的会见安排得很紧，我们不得不取消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旅行，而叶利钦在 1985 年春被戈尔巴乔夫召到莫斯科之前曾在这里度过了自己的大半生。然而我们曾多次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通过电话，对熟知叶利钦的人进行了十多次电话采访，而且还碰到机会，托人顺便从那里给我们带来了极宝贵的材料。

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我们没有来得及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去或许还是件好事，因为那里的地方合作社正在组织叶利钦纪念地的专门旅行，而且还有一位当地的热心人在等着我们，要安排我们跟叶利钦的同窗和同事见面，让他们向我们讲述一整套有关这位声名显赫的同学的豪迈动人的回忆。

叶利钦本人同这种神化自己形象的活动没有任何关系，

但他未必怀疑这种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式的偶像崇拜的存在。他的确曾要求审阅我们的尚未完成的手稿（这是我们想请他作而踌躇不决的）并感到不快，因为在手稿中缺少某些章节，特别是叙述1991年8月那3天的事件的章节。别看这个要求是个无上命令，其表达却采用了十足的玩笑形式：

“我是不是俄罗斯总统？我有没有权利知道是怎样写我的？”

我们并不认为这种好奇心带有特殊的自我中心论的性质。归根结底，我们的叶利钦传记不是唯一的，他的新闻秘书巴维尔·沃夏诺夫^①就曾给我们看过路透社记者约翰·莫里森的一本书的手稿，这本手稿是寄给叶利钦请他写序的。问题是，原来叶利钦是通过我们的书认识我们的。我们高兴地了解到，鲍里斯·叶利钦及他的亲密助手瓦莲京娜·兰采娃、列夫·苏哈诺夫和瓦列里·博尔佐夫在几年前就读过我们关于克里姆林宫领袖们的作品。我们那时在美洲、欧洲和日本出版的有关克里姆林宫的一些书传到了莫斯科。它们反过来被译成俄文并作为“非法翻印”出版物出版，而关于戈尔巴乔夫的那一部书整整一年当中都是某个合作出版社的头号畅销书。

我们不晓得，当这些手稿随着叶利钦在克里姆林宫和莫斯科“白宫”的两个办公室之间不断迁徙的时候，他在怎样详尽的程度上了解了我们写的关于他自己的那些内容。

我们好不容易才在最后一天把这部手稿索回，这是一份工作底稿，上面有我们和翻译者在稿子页边上作的注，还有修改和增补的文句。我们被叶利钦的突如其来的请求搞得措

① 他于1992年2月退休。

手不及，因而未来得及复制手稿。那就只好回去再复印了，莫斯科可不是纽约！叶利钦的小女儿塔妮娅力图使我们相信：“爸爸从头到尾读了它”，巴维尔·沃夏诺夫则说，叶利钦读手稿的时候没提出什么意见。照列夫·苏哈诺夫的话说，叶利钦感到惊讶，他不知道我们怎样搜集到那么多的材料，比他在自己的自传中所写的材料还要多。一些材料的来源我们已经说过了，至于另外一些，我们以为还是作些保留好。我们感谢塔季扬娜·季亚琴科——叶利钦娜，她向我们转达了许多修改意见。

关于叙述8月份那3天斗争情况的一章，我们搁置到最后一次访问莫斯科（1991年10月），为的是在当地征询尽量多的该历史事件的参加者和目击者，搞清楚戈尔巴乔夫在事件中的作用。我们所查明的情况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

在新政权的各办公室和楼道里花去了差不多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之后，我们决定再增写一章——有关叛乱后的内容，以拓展全书的结构，加上俄罗斯未来的不可预测的前景。叶利钦习惯于当反对派，而当政权突然由于保守政变失败而自动落入他手里的时候，他准备好跟克里姆林宫打持久的阵地战。叶利钦没有具体的计划，也缺乏治理的素养，这就使俄罗斯新的领导者在叛乱后的最初几周里陷入一种发愣的状态。我们正好碰上莫斯科“白宫”里闹纠纷，起内讧，相互勾心斗角；丧失了现实的敌手之后，民主派便忙于搞自己的内部关系。甚至叶利钦用自己的乌拉尔老乡拼凑起来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黑手党”也远远不是统一的，其成员为自己的头头进行角逐，就象为了女人一样。

胜利后的喜悦如烟消逝，而未曾预料到的成功带来的欢快为面临新政变的恐惧所代替。焦躁不安的社会就象期待上

帝一样期待叶利钦创造前所未有的奇迹，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民主派究竟比共产党人好在哪里？

叶利钦完成了破坏的使命，打碎了诸如帝国、共产党、克格勃这样一些就在前不久还显得十分强固的机构，但是他有力量行使行政权吗？他有力量去建设吗？虽说按最初的职业他还是个建筑工程师，但他能胜任建设吗？旧体制已经打破，用以代替他的新体制还没有建立起来。由于经济急剧恶化、政治上的无政府状态和国家的支离破碎，社会陷入了一种惶恐不安的境地。对于叶利钦来说，时间很不充裕，这一点比不了戈尔巴乔夫，后者抓住权力不放，不仅用完了自己的时间，而且耗尽了叶利钦的时间。两位领袖有时通电话，继续摸清双方的关系并限制对方的权力。戈尔巴乔夫的权力已所剩无几，随着联盟的崩溃，他的处境很象李尔王在他的女儿之间瓜分王国之后的处境。正如马基雅弗利所说：他欲称帝，然而帝国无存。

一天早上，我们来到“白宫”后得知，叶利钦刚刚给克里姆林宫的戈尔巴乔夫打过电话，要求已经分崩离析的联盟的最高机关只由各共和国总统组成，而联盟总统的作用则转变为纯技术性的，一如这些总统之间的协调人。戈尔巴乔夫没有同意这种削弱其职能的意见。就在那一天晚上，激动的叶利钦发表了电视讲话。他警告戈尔巴乔夫说，如果他企图损害俄罗斯的权利就会“遭到回击”。当我们离开莫斯科之后，这个“回击”随之而来了。继乌克兰全民公决赞成独立之后，叶利钦在贝洛韦日森林自然保护区会见了其他两个斯拉夫族共和国——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领导人，就在这里，三个国家宣布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过了几天之后，又有一些其他原苏联共和国加入进来。真不说这是不是叶利钦预谋的步骤

抑或他的政治即兴之举，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这件事带有将中心从莫斯科移至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的意图，成为对克里姆林宫的最后一击，也是对戈尔巴乔夫这位政治家的致命判决，不管这个联合体今后的命运如何。

在莫斯科，我们有幸跟叶利钦的亲密助手谈过话，从他们那里听说，戈尔巴乔夫的戏该收场了。叶利钦本人看来当时摇摆不定，好象担心失去自己昔日的对手，剩下独自一个人，面对一个失控的国家。叶利钦亟需克服自身的革命气，以找到拥有无限权利的俄罗斯统治者的自我感觉。他曾经有充足的精力与时间从一个共产主义者转变为一个民主主义者，然而，他有充足的精力和时间从一个破坏者转变为一个建设者吗？他在60岁的时候获得了权力，完成了他的晚期的政治处女作，然而他已经被以往的争斗搞得很疲劳，很虚弱。

简言之，用于补充章节的材料得来全不费功夫，我们只是加以文学的润色而已。

在我们提交给叶利钦的那份手稿中，对已写成的章节也没有新的增补文字，这些章节大约有50页，是用我们最后一次到莫斯科所搜集的材料写成的，其中有些材料带有个人的、隐私的甚至耸人听闻的性质，有一次，一个曾跟叶利钦的家庭很接近的人给我们提供了这种材料，但后来他要求书中不要写进某些详情（倒不是否认那些材料），这样，反而使我们摆脱了许多困惑。因为我们自己也领悟到，我们已往有一种新闻记者的过份的固执而往往触犯禁区。而现在，不管我们为扔掉那些枝节的东西而感到怎样惋惜，我们还是决定将其舍去，归根结底，它们对勾画这位俄罗斯领导人的政治肖像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一天晚上，已经很晚了，也就是在我们辞行的前几个小

时，接到了叶利钦家人打来的电话。一阵长谈之后，我们表示同意删掉绝对可信的两件事。这两件事涉及到叶利钦作为父亲的心情，而且把他描写得很复杂：他是个脾气暴躁的人，同时又容易息怒，很宽容，甚至对一些问题还抱着某些陈旧的观点。与我们不同，父亲是个不二爱的人，”他的一个女儿对我们这样说。说老实话，真舍不得删掉这两件事，但有什么办法呢，这两件事把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的亲人和近友卷了进去，而他们有充分权利保护自己的私生活，不让旁人知晓。我们想尽量不使这本书给随便哪一个人带来不快，因而坚持了我们对叶利钦家人的承诺。

在搜集材料过程中给我们很大帮助的有：莫斯科新闻记者阿尔乔姆·博罗维克，埃韦利娜·古列茨卡娅，谢尔盖·科齐列夫和费利克斯·梅德韦杰夫；“自由电台”工作人员叶夫根尼·穆斯林；纽约“自由”俄文出版社社长伊利亚·列夫科夫，以及纽约大学克文斯学院教授艾伯特·托德。

最后还应提及的是在我们动手写书之前就对我们的构想给予支持的各位同人。这就是我们的精力充沛的文学代理人海杰·兰格，她现在经营的已经是我们的第三本书；还有我们的来自帕特奈姆出版社的编辑尼尔·奈伦，他读了本书长达6页的出版申请书后就相信本书将是本好书。

这里，我们还想冒昧地提及我们的两个猫友——查利和梅什金公爵^①，它们用嬉戏和娇媚使我们在繁忙工作之余生活得充实欢快，对此，我们自然应当谢谢它们。

1991年12月30日

莫斯科——纽约

^① 梅什金（МЫШКИН）一词来自俄文 МЫШКОВАТЬ（捕鼠）一词，这里的“梅什金公爵”也就是“捕鼠公爵”的意思。——译注

俄文版前言

本书完稿一个月之后，我们得知，有人准备在我们的地理概念上和历史意义上的祖国出版这部书。遗憾的是，我们的时间已不多，我们来得及做的一切只是在这份俄文稿件中替换个别的英文用语、词句、段落乃至整页的文字。因此，我们谨请俄文读者在翻阅本书时不要忽略，它首先是面向西方（政治含义上的西方）读者的，因为我们的许多出版者在莫斯科以东：日本、台湾、以色列（目前准备出版关于叶利钦的书的国家总共有14个）。如果这本书我们是写给昔日的同胞的话，就会省略许多不需要的东西，相反，还要补充俄文读者所希求的细节。不过我们希望这两类过去是如此不同的读者能逐步接近。

最后，我们还想补充说一句，到本书，我们的“克里姆林宫”三部曲似乎该告一段落了（前两部是：《尤里·安德罗波夫是如何秘密入主克里姆林宫的》和《克里姆林宫内幕：从安德罗波夫到戈尔巴乔夫》），不过这三部书实质上都是反克里姆林宫的。

赫拉克勒斯的第十三个功勋^①

打开本书，必读此章，因而按照古典文学惯例可以把此章称之为“楔子”或“开场白”。我们着手写这一章不是在写作的开端，也不是在写作的末尾。我们写它是由于特殊的情况，这种情况打断了我们的紧张而火热的写作工作。

说实在的，要是预先知道1991年8月19日发生的事情，我们很可能就不敢做这项本来就很冒险的工作了，正如普利斯特列^②所说，再也没有比描写飞行中的子弹更困难的事情了。这“飞行中的子弹”就是我们的主人公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的令人眩晕的仕途升迁。但我们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作为对我们祖国的极端事件的回答，乃是“飞行中的子弹”的凌空急驰，而且伴以光速——传记作家们哪能追赶得上！更不必说我们中途被迫改变书的结构，补写新的篇章，尽管交稿日期也是同样……

简言之，我们对叶利钦的生活的狂骤的节奏及他的陡然
的跌落和急剧的“变速”已有思想准备。我们也预先猜测到，
当撰写本书的时候，叶利钦的命运很可能会出现突发的戏剧

① 赫拉克勒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宙斯和凡女阿尔克墨涅之子。他力大无穷，建树许多功勋；最著名的是有关他的12个功勋的传说。这里作者说的第十三个功勋是指叶利钦建树的功勋。——译注

② 普利斯特列，英国作家，文艺学家，30年代创作过描写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长篇小说。——译注

性的转变。问题也不仅在叶利钦身上，还在于这个也许只能预测其不可测性的国家。当然，我们也未曾排除右派政变的可能性，但预先确信，这种政变将注定叶利钦政治生涯的终结。可我们怎么也没想到，8月叛乱的效应正好相反，它非但没有消灭叶利钦，反而把叶利钦推到俄罗斯和世界历史的前台。开诚布公地说，尽管我们对叶利钦十分尊重，却未曾料到，在这种特殊的不可思议的境况之下，他竟能汇集自己的全部意志、勇气、智慧和机巧而战胜了阴谋家并拯救了自由。

毕竟在此之前我们详尽地研究了叶利钦的传记，从而明了，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命运不凡的人，是一个介于拉赫美托夫^①和保尔·柯察金之间的人物。这甚至于使身为作家的我们有点发窘，因为英雄的时代仿佛已经过去了，而今使其出现在书中，恐怕要被看作拙劣可笑的摹仿，须知，现代读者乐意接受的宁可是那些复杂的和充满矛盾的人物，而不是完美的英雄人物。我们还需要发明一个“魔鬼的律师”，以便避免叶利钦在世时就把他奉若神明。叶利钦在自己的道路上已经排除了不可逾越的障碍，战胜了难以战胜的敌人，但仍给他下达了似乎全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1991年8月19日叶利钦已经是单枪匹马地对付超级大国的军事镇压机关。这就是很象赫拉克勒斯。赫拉克勒斯完成了第十二个功勋之后已经疲惫不堪，但还是命令他立即去完成第十三个，这个功勋超越了过去所有的功勋。

“爸爸，不要着急。现在一切都取决于你。”

叶利钦的女儿塔妮娅扶着父亲坐进汽车的时候用这样的话为他送行。这是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叫乌索沃的小镇上。这

^① 拉赫美托夫是车尔尼雪夫斯基长篇小说《怎么办》中的人物，在他身上集中表现了俄国革命民主主义革命家的特征。——译注